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八十一回 花蛇怪自供惡毒 蠹道人篤信除邪

話說中野老道士仗道法除怪，他卻有一點慈悲道心，情理若順，便就施法外之仁。無奈這精怪性靈，騰挪百出，變樵夫救了婦人，變婆子又來救樵夫。老道只因婆子言語真切，便鬆了繯子。樵夫掙脫出來，往山下就走，婆子也要走去。老道付道：「我來除怪，怎麼件件都是古怪，偏生遇巧來救？看起來這婆子也是個怪。我不免設個法兒再試她一試。」乃叫聲：「老婆婆，你且立地莫去，我老道有一事求你。」婆子道：「師父何事求我？」老道說：「我今日望你山下施主，他不在家。此時饑餓，你婆婆可有便飯齋我一食？」婆子聽了，答道：「我家貧，哪裡有飯齋你。」那樵夫遠遠看著老道叫住婆子，聽得要飯吃，乃喜道：「這老道士著我手了。乃變一個孩子，叫蠹子變一個大饅饅，拿在手中，走上山谷來，向婆子說道：「婆婆，我爹哪裡去斵柴，媽媽叫我送熱面饅饅他吃，叫你也家去吃饅饅哩！」婆子笑道：「孫兒來得正好。你爹斵柴家去了，料有饅饅吃。且把這個齋了老道罷。」那孩子故意扭扭捏捏不肯。婆子忙奪過來，遞與老道，說：「師父，卻也巧，恰遇著孫兒送熱饅饅來，你且將就吃了充饑。」老道也不接她的，付道：「情理固是，怎麼怪巧到此？萬一怪物精靈變化，我吃她耍，且把法劍戳著饅饅，看她怎生模樣。」乃答道：「多謝婆婆美意。只是我道士生來不向婦女手接食物。你可放在地上，待老道自取吃。」婆子依言，便把饅饅放在地下。老道卻取出法劍向那饅饅方才要戳，那孩子眼快，知道蛇蠹怎經得劍戳，乃搶將起去，說道：「我送與爹吃的，如何奪我的與道士？」婆子見事不諧，說：「我家去吃饅饅，不管你閒事。」乃咕咕噥噥，假罵孩子，往山下走去。這孩子正也要走，老道乃叫一聲：「孩子，你爹從那山谷來了。」孩子聽得，只道是真，卻又想道：「我便是樵夫，怎麼又有個樵夫。」只這疑惑，便惹得老道知是精怪，乃把繯子丟來，把個孩子拴著，依舊吊上樹枝。孩子哭將起來，把饅饅往樹下一丟，那饅饅即復了原身一個蠹子，急去叫婆子，說道：「這老道懶，卻千方百計要不得他，如今又把孩子吊起，萬一弔久，露出本像，卻如何救？」花蛇道：「我且變個獵戶，你變個兔子，待我拴著四足，只說孩子是我外甥，叫他放了。他出家人見我拴著活兔，必然要放生。卻叫他親手解縛，乘機咬他，手指受毒，叫他劍也拿不的，繯子也丟不的。」蠹子道：「妙計，妙計。」花蛇乃變了一個獵戶，提著一隻兔子，走到山前，看著孩子。那孩子叫道：「救人！」獵戶故意道：「外甥，家裡尋你不見，如何在樹上捉老鴉？」孩子也故意哭道：「是老道弔我在樹。」獵戶乃向老道說：「青天白日，你如何弔人家孩子在樹？想是要拐帶人家孩子？」老道笑道：「一個精怪，你如何認做外甥？」獵戶道：「若是精怪，便要迷人。他又不曾傷你，出家人如何見危不救，反要傷人？」老道見他說得有理，乃放下孩子。孩子下來，往山下飛走。老道便問獵戶：「你是哪裡捉的兔子，如何也四足拴了？想我老道弔個孩子，便認親求救。一個活活兔子，你也不該拴它。」獵戶道：「兔子是個畜類，如何比人？」老道說：「都是天地生來，血氣性靈，貪生惡死，總是一般。你看它被你四足拴縛，兩眼定睛，若悲哀乞憐，怎得解了繩索，放它走去。」獵戶道：「我聽了師父之言，不覺動了不忍之意，便放了生罷。」乃把兔子丟在地上，說：「師父，你自放它，是你功果。」往山下就走。老道聽了，付道：「獵戶多是精怪，怎麼放生不解了索去，且他費心得來，怎肯歡喜捨去。且把劍割兔索試他。」乃執劍去割。獵戶回頭見老道取劍，只道識破機關，恐傷了蠹子，便急急回來，說道：「我一時被老道說動慈悲，舍了兔子，便忘了繩索。師父且莫割斷了索，待我解了索去。」乃把兔子解放。那兔子飛走了。獵戶故意道：「師父的功果。」便往山下要走。老道心裡才明白，說道：「我也是一時順理通情，拿拿放放，看來分明都是蛇蠹變化。可惜你空費了這惡毒心腸，怎得出我中野道士之術。你這怪蛇已毒，縱然變化傷人，也只一種毒；如今變個獵戶，是毒上加毒，種種難恕。」乃執著繯子，把獵戶又捆將起來，道：「你這精怪，用心太毒，卻要叫我解兔子繩索，因而中傷於我。快快供來，饒汝性命。」獵戶道：「老師父，一個獵人，你如何說我毒上加毒？」老道說：「你這蛇蠹精怪已是惡毒，獵戶心腸，原自不善，可不是毒上加毒？」獵戶只是不認作精怪。老道見他不供，乃執劍要斵。獵戶只得供出，說道：

我本花蛇生山谷，與世生人無惡毒。
只因久歷在山間，吃盡蟲蟻不知足。
山中來往多行人，心性有凶有善淑。
兇人我有惡相磨，善人自有善保福。
目前變化在深林，要吸生人血與骨。
變得金錢與婦人，誰想僧道難迷惑。
視我婦女粉骷髏，說我金錢阿堵物。
不貪不愛計空施，幸遇吳仁同股獨。
同心合意可傷他，卻被高僧法力逐。
今日山中遇老師，七縱七擒心情服。
為救蛇蠹變獵人，那是存心毒上加毒。

花蛇變獵戶，卻也俐齒伶牙，被老道繯子拴著難脫。那一條赤蛇變的孩子，與蠹子變的兔子，俱復了本身。在山下看著獵戶被拴，恐怕道士動劍，赤蛇乃計較道：「千方百計指望弄道士，誰知道士非我們心腸，左算左拙，右算右拙，倒被老道纏著不放。我想善解不如惡解，蠹子哥，你可變只老虎，去咬那道士。他自顧不暇，尚敢拴我花蛇？」蠹子道：「好計，好計。」乃變了一隻金睛白額虎，從山谷上跳將下來，就去撲老道。老道卻也不慌不忙，把劍拿在手中。那虎雖撲將過來，卻也不是真虎，到底怕劍，卻蹲著地埃。老道付想說：「虎來撲我，既怕我劍不敢上前，怎麼捆著的一個獵戶正是他的對頭，如何不見去咬？此分明是怪蠹。且把獵戶待他復了原形再剷除。」只見赤蛇看著虎也不敢撲咬老道，獵戶又捆著不放，看看要復原形，情迫無計，乃想起深林曾咬股獨，被強忍救了，知強忍從高僧清平院來，尚記得強忍容狀，乃變了強忍的模樣，手裡拿著一根長槍，走上山來，先趕去那老虎。老虎見是赤蛇變來，便往山下去了。強忍卻叫聲：「中野老道，前日途遇，你說捉蛇蠹精怪，卻緣何坐在山中與老虎相持，又拴著這獵人怎的？」老道說：「你同長老眾人往清平院謝高僧，如何到此？」強忍便順口答應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你不捉怪，卻把一個好人當做精怪拴在此處。」老道說：「他已自供是花蛇精怪，你如何也被他瞞？」強忍道：「分明是我的一個相知，快放了他。」老道總是年尊德厚，聽說近理，不似那少壯精明，便收了繯子。獵戶脫了，故意謝謝強忍道：「強兄，動勞你美意。」卻又不敢衝犯了道士，乃說道：「也不怪你老道，萬一果是精怪，你怎肯輕放。」說罷，往山下去了。赤蛇變的強忍，乃丟了手中槍，上前與老道施個禮，道：「若不是我小子來解交，老道你一差二誤，不是被虎撲，便是誤傷了獵戶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手來扯老道的手，就要奪老道的劍。老道想起來說：「扯我手，奪我劍，也還是個精怪。只是人熟面有情，不好直把他當精怪。」乃故意問道：「強老兄，你當初性暴好便宜，今如何這等溫和，與人方便？」蛇怪只知變他容貌，卻不知強忍心情，答應不出。老道明知又被怪騙，乃拿劍在手。蛇精靈異，知事不諧，隨在地上拿起長槍，叫道：「老道士，我們自在山谷隱藏，便是設變金錢婦女，也只動得貪財好色，與我蛇蠹一樣心腸的人。比如你們正人，自是不敢加害。你何故上門來欺負？趁早回你玄中庵修你行，莫要在此生事。」老道明知是怪，乃舉手中劍劈面斵來。這精怪挺槍迎去，兩個混戰起來。花蛇與蠹子見這光景，乃一個仍變獵戶，一個仍變樵夫，各執棍棒前來幫戰。哪知老道有符法在身，念動咒語，遣動金甲神人顯靈助陣。蛇蠹怎敢成精，往谷中躲入。老道謝去神人，乃拾取亂石樹枝柴草，把谷門塞倒。正才要去尋火來焚，忽然山下來了一個僧人。老道看那僧人：

頭戴毗盧圓帽，足踏羅漢僧鞋。
身披百衲禪服，拿著數珠前來。

老道見了僧人，乃笑道：「這精怪真也有些神通，千變萬化，百計騰挪，既逃入谷裡，怎麼又走了變個和尚前來？」及至僧人走近面前，卻是清平院萬年長老。見了老道，乃問：「老師在此，想是剿除蛇蠍精怪麼？」老道答道：「正是。」萬年道：「如今剿除了麼？」老道答道：「這精怪本是個蛇蠍，卻也譎詐多端，左支右吾。我老道也只因聽他順理，便行方便。乃今逃入山谷，被我塞倒谷口，意欲舉火焚他。」萬年聽了，乃合掌道：「業障，只因你礙道傷人，不戢自焚。我禪心不欲因焚傷了無辜蟲類，特向老道求寬。你若悔悟，還可免焚。」乃向老道說：「老師仗正法掃除，小僧不敢饒舌。小僧本度化真心，欲求寬恕，又恐老師疑我是假，敢乞同到清平院中面見高僧，再憑尊意。」老道正疑，聽此一言，說道：「業障我去他逃，老師縱真是假。」萬年道：「小僧乃實意真心，以免他焚。他決不敢背。」中野老道終是仁厚，便同萬年下得山來。

方走了幾步，只見一個道人走近前來。中野看那道人，走得氣喘喘，面癡癡，乃是庵中服事的愚蠢道人。見了老道，便說道：「老師父哪裡去找？庵前一個施主家被妖怪吵鬧，請師父掃除。」老道聽了，笑道：「不消講了，定是蛇蠍逃走，到我庵前作怪去了。看來你這長老也是個精怪，來詐我的。」萬年道：「你這老師疑心太甚。我小僧因過此山望一個施主，化些月齋，供養高僧。只因他師徒們說：『主僧，你路過山谷，得遇方便，當行方便。』因此遇著老師要焚山除怪，小僧恐你火炎昆岡，燒及昆蟲，不當忍字。你卻疑我是怪，難道我僧家肯詐謊，安肯把怪來變我僧家？所以邀你到院，面見高僧作證。你既疑我，可把你捉怪符法使來。若我小僧是怪，自然難避你道法。小僧若是怪，來詐你離山谷；這蠢道人來請你回庵，難道也是怪來詐你？」中野老道聽了，道：「說得有理。只是我心被精怪幾番哄多了。長老你既非怪，且試我繸子如何？」乃把腰間繸子解下來，望長老身上一丟。萬年將手接了，仍丟到老道身上。老道方才笑起來，說：「不是怪。」卻又把繸子望道人一丟，那道人說：「束著腰罷，丟與我做甚？」老道乃放心，與長老同到院。進了山門，走入方丈，恰遇著祖師師徒與眾善信僧人吃齋。中野道士上前與祖師師徒稽首敘禮。萬年長老乃留中野道士吃齋。齋罷，把這蛇蠍成精的事情，老道驅除的緣故，備細說出，欲求祖師道力驅除。祖師不答。中野再三懇求，祖師乃說一偈，說道：

蛇有毒牙，蠍有毒尾。

無焚其生，使自知悔。

祖師說偈畢，中野聽了，說道：「蛇蠍生成惡毒，他哪裡知悔？」道副答道：「吾師以化物為慈，安肯使老道焚谷？老道當自度量。」中野老道聽得，說道：「我知意了。」乃向道人附耳如此如此。那蠢道聽了，說：「待我去往山門外飛走。」卻是何意，下回自曉。